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甘爲他者盤飧馬夏·諾曼《晚安，媽》劇中之自殺以求重生

Eaten by the Other Killing to Call for Resurrection in Marsha Norman's 'night, Mother

doi:10.6711/REAL.200603_(9).0007

英美文學評論, (9), 2006

作者/Author: 黃仕宜(Shih-Yi Huang)

頁數/Page: 181-20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11/REAL.200603_\(9\).0007](http://dx.doi.org/10.6711/REAL.200603_(9).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甘爲他者盤飧

馬夏·諾曼《晚安，媽》劇中之自殺以求重生

黃仕宜

逢甲大學

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馬夏·諾曼《晚安，媽》劇中的潔西，如何藉由歸順死神重寫主流社會關係下的個人生命意義。一旦發現死亡成為交換價值的最高階時，潔西發現那也是唯一可以獲得自尊之處。此論文包含兩部分，分別說明吞噬潔西的「他者」(意指「死亡」)之外在與內在面貌。本文主張唯有獲得無法以交換價值衡量的自尊，才得以撐起潔西殘破的自我概念。而只有死亡，才能助她超越大食物鏈而獲得自尊。首先，啃噬潔西的「他者」的內在面貌，來自於她的癲癩。此「他者」活躍於她的生命，猶如另一個共享身軀的黑暗自我，進而吞食她自主的可能性。「他者」的外在面目與內在相同，這與潔西身為一個消費者的地位有關。此處著重於：在一個以價值為交換度量衡的社會關係下，假設一個人負有極少可交換的資源，則她被「消費掉」(被利用、剝削)的可能性相對較大。很遺憾的，潔西便屬此例。她明瞭到自己的生命將被限制在無能為力、貧乏的境地，為了不被吃掉，並免於活在被消費、被吞食、被利用及被同化的恐懼下，潔西超越了食物鏈的運行規則，以重獲自尊跟完整的主體。

關鍵詞：《晚安，媽》、馬夏·諾曼、自殺、重生、消費、他者

Eaten by the Other

Killing to Call for Resurrection in Marsha Norman's

'night, Mother

Shih-Yi Huang

Feng Ch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Jessie in Marsha Norman's *'night, Mother* re-inscribes her existence under oppressive social relations by submitting to the Other, by which I mean death. By putting death on the highest rung of the ladder of exchange value, Jessie finds it the only place where dignity can be obtained. The paper, illustr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gencies of the Other that consumes Jessie, argues that, in embracing the Other (the death), she puts herself at the summit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where the unexchangeable value of dignity restores her dilapidated subjectivity. The internal agency of the Other that eats Jessie from within comes from Jessie's epilepsy, which stands in her way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The external agencies of the Other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Jessie's status as a consumer, if not as an all-time prey. To survive, Jessie puts herself on the summit of the chain to regain her subjectivity and dignity.

Keywords: *'night, Mother*, Marsha Norman, suicide, resurrection, consume, the Other

挪用(剝削)「他者」以架構主體，似乎已成批評中一種經典的解釋。不過，這只有在「主體」或「自我」有能力剝削他者時才成立，一如互克斯(bell hooks)在〈蠶食他者：慾望與抵抗〉(“Eating the Other: Desire and Resistance”)一文中所提到的「偷得一點他者」(getting a bit of the Other)。¹ 對於無力剝削者，情況正好相反(只能成為剝削的對象)。然而在「自我」與「他者」之間，除了這種僵硬的對立關係，是否存在較不敵對的可能性？我認為在馬夏·諾曼(Marsha Norman)的《晚安，媽》(*'night, Mother*)一劇中便有個中間地帶，造成一種甘願性的臣服。在此地帶中「自我」既非「他者」刀俎下的魚肉，亦非抗拒「鯨吞機器」(Other)的對立力量。

本文採用林吉(Alphonso Lingis)在〈胃口〉一文中的食物鏈，並順著其文脈所提到的康德之「尊嚴」概念，試著探索「主體」與「他者」間不敵對的可能性。在消費社會中，所有的社會關係都跳脫不了「交換價值」的鍊鎖。既然「價值」是由交換而來，一旦此種機制彰顯不出個人容光，個人價值相對減縮，個體的尊嚴、存在感亦因此受到壓迫。因此主人翁潔西(Jessie)尋求死路。劇中潔西對死亡超脫的說詞，也許會被譏為「做作的超然」。畢竟就常理而言，放棄食之無味的生命已非可惜，而是懦弱、膽小、逃避的象徵。再者，放棄生命亦放棄了希望。失去生命就更加沒有對生命主控的可能了。

然而，康德的「尊嚴」概念，卻隱含著推翻此種說法的微妙可能。潔西是否能在行使自殺行為之時，獲取她一生所希冀的

¹ 文中互克斯描述一群白人男孩討論要跟不同族裔的女孩發生性行為，藉此可為自己添點外來者(他者)的元素或風味。請參閱 bell hooks 182-83.

尊嚴？康德認為當萬物均欲與某物交換，而某物卻位於無須再進行交換的階段，此物便是尊嚴所在之超越階段(Lingis 127)。對潔西而言，尊嚴為她之所欲，死亡又位在此階段，因此死亡成為她唯一的道途。當槍聲響起的刹那，潔西丟棄了生命中慾望與希望的各種雜音，來到一個安詳靜謐的所在。耳靜了，心也清了。她放棄性命來宣示主權的重新排版，摒棄一直在她身上拉扯的各種力量：親情的循循「善」²誘、對成功人生的渴望、遭人漠視以成就他人優勢的窩囊等，也摒棄了被交換價值所主控的社會關係。不管代價如何，她在生命中烙下尊嚴的印記。在那摒息的一刻，享受新舊主體移位，沁人心脾的尊嚴之撫慰。

此論文強調潔西臣服於隨時威脅自我生命的「他者」，藉此重新在主流社會關係中書寫個人的生命價值。潔西藉掌握自己生死的主權，來說明她有獨立的主體。但此處「死亡」並非等同於「主體性完成」，應說「擁有自己決定何時死亡的權力」等同於「主體性」，較為確切。這可藉由潔西的話得到印證：

我也沒有辦法。對我自己的生命，去改變它，讓它更好，讓我感覺好一點。多喜歡它一點，讓它運作起來。但我可以終止它。停止它，像關掉收音機一樣，當我沒有想聽的節目時。它是我擁有的全部，屬於我的，接下來我要說它將會發生什麼事。它要終止了。我要

² 此字(善)概括了自小聽話的潔西之生命軌跡。希瑪(Thelma)對女兒的諄諄教誨與費心安排，引導潔西步向(希瑪所認可的)生命的正途。然而一旦潔西品嚐了生命的苦澀，懂得獨立思索之後，她表面依舊的溫馴聽話與內心的離「經」叛「道」—遠離以交換價值為主的經濟體系的常道—使得這個「善」字特別耐人尋味。

停止它了……。(Norman 26)

「他者」意味著「非我族類」，是相對於主體而被定義的。「他者」可能較主體弱小，當然也有可能較主體壯大。互克斯的文章以白人為主體觀之，所指涉的「他者」就是「非我族類」的弱勢族群。以白人為主體的社會，將「他者」商品化，來達成鞏固白人主體的目的，此為「利用他者」。這種較主體弱小，易被拿來作為利用、襯托的「他者」，恆常出現在文學批評論述中。

不過，在此關於死亡、生死拔河的劇中，我定義「死亡」為「他者」。當人們恐懼死亡的降臨，或擔憂暗示(代表)死亡將臨的衰老與疾病，死亡便如同伺機以待的一股徘徊力量，黑暗，神秘且強大。而此一再威脅人們存在感的力量，又展現各種不同的面貌(亦即擁有不同的媒介)，挑逗著人們怕死的神經。因此我認為《晚安，媽》中代表「他者」的死亡與潔西之間的互動，是這種對「他者」慣性挪用的負面運作。因為此處的他者較主體強大，也一直逼視著主體的存在。

文中的「他者」既指伺機而動、威脅生機的「死亡」，因此凡使潔西感到生存受到壓迫者，都是死亡力量的「媒介」，或說「呈現」。透過這些媒介，潔西感到喘不過氣來。我所提出的有兩種媒介，一為威脅健康的癲癇，一為身為消費者，在消費社會的食物鏈裡所處的相對位置。透過這兩種媒介，潔西對「他者」的感受特別強烈。反之，較之於潔西，一個身體健壯、或(及)處在消費社會中地位較高的人，意識到「他者」(脅迫性的死亡力量)的程度自然較低。

《晚安，媽》一劇中，最值得玩味的便是潔西對自殺的看法。

希瑪與潔西對自殺的觀點形成拉鋸戰，代表著傳統與另類的火花爆擦。死亡之於潔西，非關道德，非關絕望，悲觀或樂觀，更非關賭氣，死亡純粹只是一種選擇。選擇死亡，重獲生的尊嚴，讓她擺脫「累、受傷、難過、覺得被利用」(Norman 22)的窘況。在這樣的時刻，死亡這個「他者」甩脫威脅者的面具，轉而為靜謐、安詳的柔軟地帶。我因此根據此點，嘗試著去解釋一種另類「他者」與主體間的關係。

劇中死亡以君王之姿彰顯，使它兩個子民狂躁的週末夜晚成為競技場——潔西慘澹的一生與希瑪(Thelma; 潔西之母)之悔憾相互攻堅，決定這個家庭的最後命運。近耳順之年的希瑪藉否定死亡來肯定自己的生存。然而潔西可怖的行為點燃了這份恐懼，使她不斷重複自己「還活著」，以抗拒死亡這個概念。弔詭的是，希瑪進食卻不攝取養分，喋喋不休卻缺乏溝通。雖辛勤地抗拒死亡概念，卻毫無展現生命活力。她強調：「我要待到他們拉我走為止，直到他們拖著我尖叫著離去，我是說驚叫著進入我的墳……」(Norman 51)。過度且強烈的否定、厭惡死亡，希瑪反而烘托出本身死滯的生命狀態。身為一個「相信事情說了算數」的老嫗，且希瑪的「強健與其說是身體的，不如說是心裡的」(Norman 5)，她試著以抗拒死亡來定義自己的生命。

然而，做為母親的生命延伸體 (Brown 76)，潔西無法滿足於這樣的生存方式。承受著癲癇、離婚及其衍生的生命痛苦，潔西在狂嘯的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可以盛放「活著」意義之所在。希瑪認為離婚是潔西所有痛苦的來源，且是迫使她「觀賞」「現場自殺秀序曲」的元兇。然而，潔西感受到的生命不幸，遠非希瑪所能預見。主控自我生命的權力，是活絡人際關係和情緒溝通

的重要元素。而潔西既承受失去此權的無奈，她的敏感又更使「他者」的威脅愈加清晰。「他者」樣貌百變，總對準潔西的位置，全面攻擊。然而潔西最終決定不再模仿希瑪的反應。因為拒絕面對「他者」的威脅只會使自我更行渺小。

這是母女(傳統與另類)對死亡(作為他者)的不同觀點。相異於一般人對死亡躲避、害怕、不願提起的態度，潔西在劇首開宗明義的說：「我要自殺」(Norman 13)，便是為了宣示擁有新生的主控權。接下來，潔西與催生舊自我的母體(希瑪)展開長達兩個小時的新舊撕扯，而當她扣下板機的那一霎那，新舊主體也完成交接的禮炮。

然而，為何潔西在「他者」的威脅下，卻又做出擁抱「他者」的決定？在與母親親情拔河的生命最末兩個小時中，她的表現便是一個溫柔而堅定的答案。她闡述半生與他者拉扯的經歷，如何由挫敗、掙扎，到今晚的清明澄淨。以下分析探究潔西與「他者」之間的互動，特別是為虎作倀，啃噬潔西存在感之「內在媒介」(internal agency)與「外在媒介」(external agency)，來說明潔西的決定呼應了康德所說的超越階段，且是通往尊嚴的唯一道路。

內在媒介來自潔西的癲癇。當癲癇來襲，自我暫時被置換。因癲癇分享著她的身體，潔西失去對自我的完全主控。以潔西與周遭關係看來，此病劇烈的改變她的人際網絡。周圍的人試圖以病之名形塑潔西的人格，而不管成功與否，這些意圖均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癲癇讓其他人更有理由否定(他們不認可的)潔西的某些面向。當潔西提出她駭人的計畫及背後的動機時(當然不被希瑪認可)，希瑪總結：「你病了嗎？」「假如你牙齦又腫了，我們早上可以去找牙醫。」不管潔西再三重申她的「正常」，或至少

身心是在一個可控制的狀況下，希瑪仍然堅持：「你看起來不對勁。我昨天就這樣覺得了」(Norman 21)。當希瑪最終被潔西不為所動的態度激怒時，她便嘲弄她。

希瑪：我們就跟世人一樣坐著，然後你說你要自殺？

(潔西無語)你打不到的。(一樣沒有回應)你會變成植物人。喜歡嗎？把耳朵打掉？你知道醫生說你興奮時會怎樣。你一扣扳機，就發作！

潔西：媽，我想我可以自殺成的。(Norman 16)

同樣也在這最後一夜，潔西首度公開她被「他者」佔據身體的感受。「大部分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我發作過。除非我穿著不同的衣服，感覺好像被碾過一樣地醒來。有時候我頭暈眼花，聽見自己尖叫。有時候在發作前，會有一種渾渾噩噩的感覺……」(42)。潔西也詢問關於「他者」的樣貌。正如同希瑪訝異於潔西對「他者」的無知，讀者也訝異於希瑪竟對「他者」之蠶食潔西這般無知。

潔西：「……看起來怎樣？癲癇發作時？」

媽媽(不情願)：「每次不一樣，潔。」

潔西：「好吧，那選一次。具代表性的。我現在想知道了。」

媽媽：「沒什麼好說的……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你怎可能不知道？」(Norman 43)

雖然潔西表示對這創傷不在乎，很顯然她卻正為癲癇所苦，也對於四周人和她體內的「他者」共謀感到絕望。她無法避免自己「……揪成一團，像突然被剪去所有拉繩的傀儡……」(Norman 43)，也無能拒絕他人利用她的病，武斷而主觀地看待她。舉例來說，不管潔西如何重申西賽(Cecil，潔西前夫)對她的愛，希瑪總認為西賽的離去是因為潔西的癲癇「讓他噁心」(Norman 38)。愛格妮斯(Agnes，希瑪唯一的朋友)因恐懼潔西而拒訪。她聲稱潔西的手「就跟屍體一樣的冰冷」(Norman 30)。這些事情在在貶低潔西身為一個人的價值。

潔西：媽……我只是沒有活的很愉快，而沒有任何原因讓我覺得情況不會更壞。我很累。很受傷。我難過。覺得被利用。

媽媽：為什麼累？

潔西：所有的事。

媽媽：什麼意思？

潔西：我無法說的再明白了。(Norman 22)

癲癇深入潔西生命中各層面。雖說她已經一整年都沒有發作，且希瑪也再三強調潔西已然痊癒(Norman 44)，他人對潔西根深柢固的印象卻是無法改變的。就算癲癇不等於潔西，至少也代表她的一個重要特徵。這才是潔西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而非她表面上與希瑪所說的理由。

潔西：他們³知道關於你的事。在你有機會表示是否要他們知道之前，他們就己知道。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就在那。但那不是他們的事，是你的事。只是他們知道了。像我郵購的內衣寄到他們家去一樣。

媽媽：那是意外啊。

潔西：都一樣……他們打開了。看到上面小小的玫瑰花瓣……。 (Norman 19)

潔西所強調的「郵購內衣」，不禁讓人懷疑字面後的真實意圖。從模糊的「東西」到特定的「郵購內衣」，潔西成功的誤導希瑪(或觀眾)，使之低估「東西」背後的豐富意涵。這使得她的抱怨(如果不算「控訴」的話)聽起來很牽強。不過，明顯地潔西是在討論她的尷尬處境。把那個「醜陋的自己」(受癲癇控制的)藏起來，是她畢生的渴求。可悲的是這夢想遙不可及。

誠然，視癲癇為潔西失去生命胃口，最後選擇自殺的唯一元兇，而忽視潔西這個人本身的心態，是不夠圓融的。此處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造成潔西無法去消費的各種原因是不能量化的。與其探究孰輕孰重，不如正視這些原因是互為因果、盤根錯節的。探究到底潔西失去胃口是因為心病(心態)抑或身病(癲癇)，我認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癲癇對她心態的影響，的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由於潔西對自己病史所知有限，她認為自己對生命沒有全然的控制。

³ 此處「他們」指潔西之兄嫂。

因為她目前病況控制理想，就推斷癲癇絕非她選擇自殺的(主要)原因，似乎也過於簡化。畢竟，癲癇可以看似無關自殺決定，卻不能撇清非其「遠因」。再者，認為病況控制得宜，不該為此自殺的，是她的母親希瑪，而非潔西。潔西生命中最後的兩個小時，極盡所能表達她認為自殺是獲得尊嚴的唯一途徑。於她，早一步到達人生的終點無關乎道德、只關乎選擇。本文所強調的是，希瑪(甚或潔西)可以相信癲癇不會再發作，卻很難讓旁人不帶著「這個有羊顛瘋(歷史)的女人」的有色眼鏡看待她。至少，希瑪也清楚知道，潔西的丈夫就是為此離去的。而且，儘管希瑪一再強調潔西已經從癲癇中痊癒，但故事一開始，當潔西爬上閣樓(去拿自殺用的槍)，希瑪卻說：「在你痙攣前，給我下來。我可沒法子上去救你，你知道的」(Norman 12)。這句話不僅意味著希瑪(看待潔西的眼光)與他人無異，更讓我們對「潔西的癲癇控制得很理想」這種說法存疑。

癲癇不只威脅潔西，也深深影響其他家人的生命，特別是希瑪。潔西的病史正好記載希瑪做為一個文化與社會期待下的母親的苦痛。直到最後一晚，當潔西半強迫希瑪吐露她的病史，我們才得以一窺希瑪和「他者」恐怖的交戰過程。三十多年來，希瑪試著要掩藏潔西的癲癇。她對丈夫說謊，對潔西言詞支吾，又對西賽掩飾一切。她讓她丈夫知道潔西「常常跌倒」(Norman 46)，自己也冒險頂著暴力母親的頭銜。當西賽因潔西的癲癇離棄她時，希瑪這樣承認她的錯誤：「我把你嫁錯人了」(Norman 47)。一直等到這特殊的夜晚，希瑪才被迫撤離自衛性的逃避立場。初始她仍自我辯駁：「是你爸爸給你那些癲癇的……那不是我的錯！」(Norman 45)。後才坦白她的內疚與母性的懺悔，承認：

「……也許是我餵錯食物了……也許這一切都是懲罰」(Norman 47)。在「他者」(癲癇)點滴的啃食之下，希瑪身爲一個慈愛母親的想望崩盤了。不過，比這個更讓希瑪難受的卻是潔西丟棄母親給予、呵護她的一切，包括她(潔西)自己的生命。

對希瑪而言，潔西拒絕變成她的延伸體，是進一步的打擊(Brown 76)，這意味著潔西不認同希瑪對別人隱瞞「他者」(她的癲癇)存在的事實(即希瑪處理癲癇的態度)，此點也誤導潔西本身對「他者」的認識。潔西對媽媽抱怨：「……你早該說從小我就有癲癇，但你只說什麼跌倒的，直到那次，才讓西賽眼睜睜看到每個人都費力搞清楚我到底怎麼回事？」(Norman 46)。同時，潔西也被剝奪看待自己爲一個完整個體的機會，不管是健康或不健康的生存狀態。她所意識到的自己的存在，似乎只是癲癇來襲的空檔。那表示她記憶中的個人歷史是斷裂的，線性記憶中總有一塊一塊的空白。那空白的記憶，還能稱之爲她的嗎？一直到這樣的一個夜晚，潔西才爲了奪回主控權而歡欣：「最好的部份就是我的記憶回來了！」(Norman 44)。對完整「自我」的無知，也讓她承受看似不合理的對待，如愛格妮斯對她的嫌惡，西賽的離去等。她無法以理智客觀來檢視本身的狀況，因爲總似有她未知的理由蟄伏著，等待推翻她已架構好的自我形象。她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因此她的主體性是在非她所能控制的狀況下，被架構起來的。就此而言，她是否已然痊癒，跟改變他人對她的看法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在這方面，我認爲與其說潔西是「他者」魔爪下的一個直接受害者，不如說她是希瑪和「他者」過招下的間接承受者。爲了重新掌控自我的生命，她展開了驚人的計畫。

媽媽：我現在不是在說癱瘓，潔西！我是在說你要自殺這件事。這件事一定是我的關係。假如不是的話，你也不會這麼做。我沒告訴你實情，我把你嫁錯人，我帶你回來，讓你失去自己的生活，或這些通通加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但我做了，我知道。全是我的錯，潔西，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現在！

潔西(因要重複而生氣)：這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媽媽：你要做的每件事情都和我有關……

潔西：那又怎樣！每件事都和你有關又怎樣！就算你是我的所有，但只有你卻不夠，要怎麼辦？……假使唯一能夠遠離你的方式便是自殺，那又怎樣？是的話又怎樣？我還是可以這麼做！
(Norman 47)

家庭是個體建構根本主體性的地方，而「他者」的內在媒介便在這場域內攻擊。尤有甚者，「他者」的外在媒介，堵住了潔西生命裡的每一道出口。

「他者」的外在媒介很多元，且以相異於內在媒介的形式呈現。外在媒介與潔西身為一個消費者(consumer)的角色息息相關(不說她是個受害者的話)。這裡的消費是指廣義的消費(consume)，包括飲食、購買行為，以及林吉所說的「剝削他人的存在……為滿足自己一時之私欲而消費別人的生命」(Lingis 126)。舉個例子，一個日本的資本家以高價購買梵谷在極度痛苦之時所作之畫。這也顯示個人正(透過消費)展示自我凌駕他人的

優勢，不管是口頭、語言、身體，甚或是無意的。當潔西對希瑪抱怨羅麗塔(Loretta，潔西之大嫂)：「她以為她比我們優秀。她並沒有」(Norman 19)。她便已然意識到羅麗塔以「利用」她來彰顯本身的優越。

林吉也主張「所有的生命，不管多溫柔、多麼耀眼美麗，引發多少驚奇和崇拜，都只是地球上大食物鏈裡的一小部分而已。爲了生存，食物鏈裡的每個生命都得進食，或侵吞他人生命，且注定被當作滿足他人食慾的祭品」(126)。這個論調也支持了互克斯所認爲的白人文化爲了滿足本身胃口而「偷得(或消費)一點他者」，並且也讓羅麗塔的勢力行爲合理化了。

不管是物質消費，或消費/剝削(他人生命)或被消費/剝削，都跟一個消費者在大食物鏈裡的能力息息相關。在一個以價值爲交換依據的社會關係下，擁有(或具有)較少可交換資源的人，注定背負著較多被消費/剝削的可能性。潔西清楚這個原則，也意識到自己在社會關係下的無能爲力。她知道自己是這社會關係下的一角，且注定以本身能力作爲所能夠「進食」的依據，也將被優於她者(標準不一)消費/剝削。在這個食物鏈的機制下，潔西無法滿足自我對甜蜜愛情、婚姻、親密關係、權力或成功的胃口。以下我透過兩方面來分析潔西身爲一個消費者的處境。第一方面著重在物質消費的層面，第二方面則討論人際之間的消費/剝削層次。

首先，從潔西手中的日常生活用品購物清單看來，這對母女的生活並不闊綽。潔西寄養在希瑪家，而二者或多或少都在經

濟上依賴道森(Dawson, 潔西兄)。⁴ 雖然所得線索不多, 但道森絕對不是什麼有錢大亨, 否則她的太太羅麗塔就不會「那樣的銖銖必較」(Norman 55)。雖然她們很少消費奢侈品, 除了希瑪嗜甜食(這也不太能算是奢侈品), 但體會到消費確實能帶來滿足。就像希瑪對潔西抱怨使用洗衣機:「等待是最糟糕的一部份。等待是你花錢請人做的事, 假如能的話」(Norman 18)。至少對希瑪來說, 沈溺在物質裡可以是生命創傷的解藥或避難所。所以當希瑪警覺到潔西的厭世傾向時, 她便「試著去阻止那無法避免的(潔西的自殺意圖), 去找一些潔西可能認為值得品嚐的……」(Brown 76)(其實是希瑪本身認可的)好比說去逛超市, 去雜貨店, 或「買一堆新盤子!」(Norman 25)。

在社會關係下, 既然(個體所具有的)交換價值決定個人價值, 希瑪和潔西身為消費者的處境便說明了她們的地位(價值)。林吉表示:「價值是交換的度量衡; 某物的價值決定於相等等值並可與之交換之他物」(127)。因此在資本關係下, 個體價值便等同於他所能負擔購買之商品, 換言之, 個體所(能)消費的代表他本身的價值。亦即消費發生之處, 便是個人交換價值之所在。個人必須不斷以交換來證實本身(或所擁有)價值的提升。

也許有人會反駁, 財富並不同於優越感或自尊的產生, 這過於簡化。但某方面而言, 不管是幻覺與否, 金錢確實可以造

⁴ 潔西在死前不斷幫母親補充其視為較正食更重要的甜食, 而提供這份重要食物來源的雜貨店是向道森收款的(Norman 20)。據此我判斷她們在經濟上多少依賴道森, 至少希瑪是如此的。而潔西寄居在母親的家, 等於是依賴希瑪。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潔西只是寄居(或者還付房租等), 或是為了陪伴母親, 所以不若希瑪(直接)依賴道森。關於此類細節, 劇本並無交代。不過兩者生活都不富裕, 這點是可確定的。

就高人一等的感受，令人感受到自我的尊貴。林吉舉旅遊為例，來說明人類想保持優越的慾望：「……周遊列國之時，在異國的餐廳以君主之道被款待……餐桌上安排每道食材供我們享用，我們都被放置在食物鏈的頂端，使自己成為不可被食(剝削/侵犯)者，擁有無法再被交換的價值，以及無限的尊貴」(27)。由於缺少金錢這有利的媒介來架構她們存在的價值，希瑪和潔西因此比別人更容易掉入貶低自我的黑洞中。

當希瑪無法以消費說服潔西，她便闡述甜蜜家庭的歡樂，企圖遏止潔西自殺的意圖。但是連自己都養不活的潔西早就放棄這個想法。寇理剛(Peter Corrigan)在《消費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中，談到當代家庭概念是「以消費物品的方式架構成的，但以此方式架構成的家庭是個簡化的組織……核心家庭大多以貨物製造家庭的形象，孤立於世界和親族之外，和祖先或後代毫無關連……」(42)。但就算只是個「簡化的組織」，家仍是潔西無法企及的夢想。

與希瑪同住的潔西，依舊沒有從家庭該有的甜蜜溫暖得到滋潤。十年前潔西的婚姻破裂，她被「帶回」母親的家。劇場很清楚的把客廳呈現為「媽媽的空間」：「……堆著刺繡的目錄冊……糖果盤。到處都是媽媽刺繡的作品——枕頭、阿富汗毛毯、拼布、杯墊、小毯子等」(Norman 6-7)，由於不見潔西的私人物品，觀眾或許也會跟道森一起猜測到底潔西每天在做些什麼(Norman 19)。就象徵上的意義而言，潔西無家可歸，遊蕩在媽媽的空間中。她最終的「家」，那間她即將要走向死亡的房間「又黑又靜」，代表「威嚇」又「允諾」未來(Norman 6)。這表示，死亡是潔西一生中不斷「威嚇」她的「他者」，卻又「允諾」了

絕對的自尊維護。

第二，身為全球大食物鏈的一環，潔西只展現微薄的交換價值。儘管希瑪露出無比的母愛，只和父親投緣的潔西卻非常孤寂。身為純默寡言的病人，她似乎也在社交場合表現笨拙。「……我試著在醫院的禮品部工作，但她們說我笑的樣子真讓人不自在」(Norman 25)。她和西賽的婚姻甚至是希瑪幫忙調情下的結果。

媽媽：我從不覺得他配得起你。你知道他們是從田納西搬來的。

潔西：你在說什麼？你比我還喜歡他。你就在這兒和他調情，要他給你蓋個門廊，否則我根本不會遇見他……天知道你在想什麼……

媽媽：他是我看過最好的木工……

潔西：你根本不需要門廊，媽。

媽媽：好！但我總想要你有個丈夫。(Norman 38-39)

潔西的笨拙還只是其一。重要的是他人利用她的不靈巧來消費/剝削她的生命，因此一步一步的貶低她的價值，啃食她的存在感。這樣的狀況使她在社會人際關係的運作下，承擔了較多被侵略或利用的風險，以滿足他人的各種慾望。雖然潔西口口聲聲說羅麗塔沒有比較高明(Norman 19)，她仍舊無法逃脫自己在家中被近乎藐視般的輕忽。自殺的念頭已盤桓十載，自「聖誕節」起，這想法就再也沒消失過(Norman 22)。潔西在這象徵一家歡聚的日子後，更強烈地感受到自我價值的崩垮。正表示家庭對她

的剝削程度更甚於外頭的世界。畢竟家庭生活幾乎代表她全部生命的軌跡。因此，潔西趕在另一個一家歡聚(或不得不聚)的日子前結束生命：她的生日(Norman 17)。某方面而言，潔西似乎也把她自殺作為對道森和羅麗塔的報復(其亦為重獲尊嚴的一種方式)。雖然她較喜歡稱之為黑色笑話。

潔西：……我要把小計算機留給羅麗塔。你知道這原
是道森買給自己的，但他後來看到更好的，所
以他就把第一個給我。按羅麗塔那種計較法，
他可沒法兩個都要。你不覺得現在她拿到這個
很好笑嗎？還有我全部的室內脫鞋也都給她，⁵
放在衣櫥裡一個袋子內。告訴她我知道這些鞋
子都合她的腳，我一隻都沒穿過。還有，切記
你說的時候，要讓道森聽到。我很高興他那麼
愛羅麗塔，但我還是希望他知道並非每個人的
腳都跟她一樣大。(Norman 55)

社會關係的諸多侵吞面向揭櫫一個原理：害怕被剝削/消費的恐懼便是對他者/死亡的恐懼。死亡不曾從威嚇的崗位撤離。由於無法理解潔西害怕受這摧毀力量的控制，希瑪便認為潔西的行為不可理喻。對潔西而言，他者在各方面的多元呈現比希瑪所能想像的更加鮮活。他者的威嚇力是相對的，隨著個體生命力(也

⁵ 羅麗塔與道森每年都送相同的生日禮物給潔西。羅麗塔送家居服，道森送不合腳的拖鞋。道森並非對此毫不知情，但他會說拖鞋跟睡袍很搭配來圓場(Norman 17)。

就是對其他人的剝削/消費能力)的強弱而消長。因此只有潔西自己知道，她的行為並非只因爲對生命沒胃口，更爲了她無能消費/消化他人的生命。

而究竟潔西是因爲無能去吞食別人而失去對生命的胃口，還是先失去了對生命的胃口，才無能吞噬別人？關於此點，劇本並沒有提供充分的線索。所以要跳脫仁智之見，取得壓倒性的論點，稍嫌困難，且也沒有必要。本文脈絡假設自然的人性是求生存，求成功(成功後才能生存)，而後求得尊嚴(此三者沒有絕對的先後因果關係)。但由於潔西是屢戰屢敗(從某些觀點而言)，所以本文大膽論斷她因此逆向操作，只要求得尊嚴，到達令她舒適的境況就好。而這個論點，亦可由劇本中得到證實。潔西明知母親刻意幫她尋求丈夫，仍不排斥，且至死前仍深愛前夫，可見她並非對婚姻沒有過憧憬。亦非自小消極，對生命毫無胃口。而她的自殺念頭，也是從十年前失婚才開始的。她對希瑪說明自己與兒子瑞奇的差異。「我從他臉上看得到。從他說話中聽得到。我們看這世界然後看到一樣的事情。不公平。我們之間唯一的不同就是，瑞奇跑出去想要討個公道……」(Norman 20)。而潔西，便是找到絕對能奏效(獲得尊嚴)的方式—自殺。她對希瑪說：「我沒有放棄！這就是我另外嘗試的事。我確定一定有其他事情可能會奏效，但可能奏效再也不夠了。我需要一定會奏效的事。這件事會奏效。這說明了我的選擇」(Norman 26)。

在〈胃口〉一文中，林吉提到當某物超越了交換鍊(the chain of exchange)，便獲得康德所謂的「尊嚴」。當萬物都想(或必須)與之交換，但它卻不需再跟任何事情交換時，此物便到達超越的階段(Lingis 127)。自某方面而言，死亡便位居此超越階段，雖然

人們以生命與之交換，多數並非是甘願的。然而潔西一日不跳脫交換鍊，便一日得不到她所希冀的尊嚴。當十年前她開始思索這個一直處於威嚇地位的「他者」時，她原先對自我的定位便鬆動、游移了。一直到那一聲對希瑪而言是結束、對潔西而言卻是新生的槍聲響起，潔西才真正重獲主宰自我生命的權力，即便那只有象徵意義。

或有疑惑者，曰潔西在劇中並沒有提到死亡對她構成恐懼或威脅。但有鑑於此劇發生在潔西生命中的最後兩個小時，將此時刻(她對死亡)的感受當作她(對死亡)的唯一觀點，容易導致偏頗的閱讀。如上所述，經歷「他者」剝削利用達三十多年的潔西，結論是自己的存在並沒有(她期待得到的)尊嚴的。過去沒有，未來，她也判斷不會有。她坦承自殺念頭的起落，前後已有十年了(Norman 22)。那表示在之前，潔西也如常人般求生存，希冀過著成功有尊嚴的人生。這證明了對潔西而言，死亡的面貌並非一成不變。

話說回來，一旦認為死亡是通向尊嚴的唯一道路，潔西自然會覺得死亡代表的是黑暗、憩息、靜謐與安全。因為個性使然，獲得尊嚴的場域(此指死亡)自然會被她佈置(想像)成喜歡的模樣(即黑暗、安靜等)。潔西對母親坦承她想像死亡的樣子：「(死亡)正如我要的，又黑又靜」(Norman 16)。純粹是因為對她而言，獲得尊嚴等同於棲息在「讓自己舒適的地方」。換句話說，如果讓潔西舒服的環境是大自然，則她有可能會覺得(想像)死亡是綠意盎然且帶有微風輕拂樹林的聲響。但我們恐怕不能說，因為在劇本中，對潔西而言死亡代表綠意舒適，所以死亡對她不構成恐懼或威脅。也因此希瑪反駁潔西的尋死：「你不知道死亡的樣子。」

也許一點也不靜。假設(死亡)是像鬧鐘一樣，而你又無法甦醒來關掉它呢」(Norman 16)。

故事的背景值得在此一提。故事一開始：「媽媽一邊哼著奇怪的小調，一邊伸手去拿廚房櫃子裡的杯子蛋糕。」時間是晚餐過後，六十歲的希瑪吃點心的時間。經過嘈雜的白天，一天(一生)的精華進入尾聲。忙碌過後，該是放鬆的時刻。但對潔西而言，卻只有嘔吐的感受。希瑪餵給她的，像婚姻或她整個生命型態，開始讓她噁心。⁶ 潔西因為無能去吞食別人而失去對生命的胃口。當她開始意識到侵吞他人的困難，及隨之而來的架構自我價值的困難，又感受到「他者」的逼近時，潔西反而從「拒食」中感到油然而生的勇氣。這意味著從食物鏈的軌道偏離，對自然律法的對抗，及對經濟體系的背叛。潔西放棄了交換價值，使得社會關係加諸於她的繩索失去作用力。她擁抱了「他者」。人總是以自己擁有(具有)的某部分交換對生命下個階段的希望。以個人所有希望換取較高地位，或以勞力交換希望受到保護等。然而一旦潔西觸及康德稱之為尊嚴的超越階段(transcendent state)，她就不再需要更進一步的交換了。這也是「希望」癱瘓或無用的時刻。因此，她說了多次「不」來拒絕沒有尊嚴的存在。「不，媽！我們再也不會有像今晚這樣的談話了，那是因為等一下要發生的事情讓這最後一切那麼美好，媽。不，媽。這就是我要說的。這就是我對我所想的要說的話，而我說不。對道森、羅麗塔、紅色中國、癲癩、瑞奇、西賽和你。還有我。還有希望。我說不！」(Norman 26)。另外，諾曼是這樣描述劇末潔西自殺的那一刻的：

⁶ 潔西：「我是成為你的孩子的一個人。」(媽媽無法回答)……(Norman 50)。

「接下來我們聽到槍響，聽起來像是個答案，像是說『不』」(Norman 58)。

由於抗拒無望及茫然的生命狀態，潔西將自己導向對生命的主控。諾曼描述潔西今晚的狀況：「直到去年潔西才重新掌控她的心智跟身體，而今晚，她決定要保有那主控權……這個夜晚她有股寧靜的活力，似乎帶著某種目的...怪的是，潔西從未像今晚這樣健談愉快過，但我們必須知道這並非她的常態」(Norman 4)。這是潔西想通，甘願向「他者」臣服之時，亦是她藉著維持「主控權」而重獲尊嚴之時。

諾曼握有劇場空間來彰顯潔西和「他者」的關係。潔西將要射殺自己的房間入口，大門開敞，映入觀眾眼簾。事實上諾曼要求此門為整景焦點。利用燈光讓此門「忽而隱沒，忽而控制全場……」(Norman 6)。那是死亡蟄伏的入口。它在舞台上的忽隱忽現，正如潔西斷續發作的癲癇，也如社會關係下隨時進攻的各種力量。為了讓自己成為不可食者，潔西在門後射殺了自己。她也藉此讓自己超越了食物鏈的遊戲規則，而重獲對自我生命的主控。

參考文獻

Brown, Linda Ginger. "A Place at the Table." *Marsha Norman: A Casebook*. Ed.

Brown. New York: Garland, 1996. 63-85.

Corrigan, Peter.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1997.

hooks, bell. "Eating the Other: Desire and Resistance." Scapp and Seitz 181-200.

Lingis, Alphonso. "Appetite." Scapp and Seitz 121-31.

Norman, Marsha. *'night, Mother*.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1983.

Scapp, Ron, and Brian Seitz, eds. *Eating Culture*.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8.